

# 「髮絲繡」傳人徐秀玲： 針尖上的舞者 在時間中堅守



■徐秀玲在繡製《鵲華秋色圖》。



■徐秀玲在繡製《先師孔子像》。

「這幅畫多少錢？」

「這幅是繡品。」

「這不是國畫麼？怎麼會是繡品？」

作為魯繡的一種，髮絲繡因酷似水墨畫經常引來這樣的疑問。雖然已被列入山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已有千餘年歷史的髮絲繡卻面臨後繼無人的窘境。近日，髮絲繡傳人徐秀玲在接受本報專訪時痛心她表示，作為濟南特有的繡種，真正見過髮絲繡的濟南人並不多，而目前全國從業者也不過四五人，這門手藝正面臨失傳。

文：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王碧玉、蓋惠娟 山東報道

1978年，剛一畢業的徐秀玲就被分配到濟南刺繡廠工作。「學了兩年多的機繡後，被調去學做手繡，從那以後一直做到現在。」在學習手繡的過程中，徐秀玲第一次接觸到了濟南髮絲繡。徐秀玲坦陳當初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感覺：「在那個年代分配工作，把你分到哪，就等於一輩子在哪了，不像現在的年輕人可以自由擇業，但挺有安全感。」

雖然少了些「見此邂逅，今夕何夕」的浪漫與感慨，但現今53歲的徐秀玲當初也不曾想到，就是這樣一個偶然的機會開啟了自己與髮絲繡一段「剪不斷，理還亂」的奇妙情緣。

「剛工作的時候年輕，一開始也坐不住，但後來漸漸就習慣了。」徐秀玲坦言，剛開始做髮絲繡是工作需要，但後來就慢慢喜歡上了這份手藝活。在刺繡廠停產之後，徐秀玲並沒有像其他同事一樣改行，而是和愛人一起開起了自己的魯繡工作室，以針為犁布為田，一耕耘就是三十多個年頭。

當被問及這些年來已面世的作品數量時，徐秀玲笑着說：「這個還真沒有統計過，髮絲繡既費心思又費功夫，只能手工操作，一生做不了幾個大的，再小的十天半月也不一定做出來。」據徐秀玲介紹，她的《鵲華秋色圖》繡製工期長達兩年半，是現有作品中耗時最長的。但是「慢工出細活」，2010年徐秀玲就是憑借它榮獲首屆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博覽會銀獎的殊榮。一幅幅的繡品將時間鏤刻，這裡面有徐秀玲對髮絲繡三十年如一日的堅守，有其對每一件繡品時間的傾注，還留下了這門古老技藝從時間長河中走來的腳步。

## 繡畫難分 傳神人物彰顯功力

「工作室成立半年以後，還有周圍的鄰居問我，『你不是從事繡品工作麼，怎麼屋子裡擺滿國畫啊？』」徐秀玲笑了笑說。作為魯繡的獨有繡種，髮絲繡與其他繡種最大的不同在於材質——頭髮和絲線。髮絲需要經過特殊工藝染色處理，而絲線一般會剪成1/24，在繡人物的時候甚至要剪成1/32。頭髮與絲線搭配，經一針一線的繡製後呈現出極為細膩的紋理，遠觀是清雋淡雅的水墨畫，近看又具有立體的逼真感。徐秀玲說：「髮絲繡表現國畫的水墨韻味比較到位，同樣的題材用髮絲繡呈現會具有『啞光』效果，墨分五彩的國畫範兒就出來了。」

在徐秀玲的工作室，眾多作品中除了栩栩如生的花鳥，傳神寫照的人物繡品更奪人眼球。據了解，現存世的最早髮絲繡作品是南宋《東方朔像》，這幅繡作就是人物題材，徐秀玲也曾創作過《東方朔》髮絲繡，並獲得了山東省工藝美術精品獎金獎。「繡人繡面難繡心。」徐秀玲說：「在所有題材中人物是最難繡製的，初學者一般從花鳥開始繡起，山水花鳥稍微走樣是難以察覺的，而人物不一樣，有時候一針之差就會改變人物的表情和神態，想要做到『形神兼備』更是難上加難，有的人繡了一輩子也很難繡好人物。」

徐秀玲告訴記者，她現在正在繡製一幅一米多長的人物繡像，「靜下心來才能開始繡，可在繡的過程中，你的心也會越來越沉，越來越靜，這是一種享受。」在繡製人物時，徐秀玲彷彿在進行一場「對話」，她把與人物的溝通靈動地展現作品中。在與記者的交流過程中，她謙遜的行為舉止，讓人倍感親切。或許，這正印證了那句「繡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 理解內涵方能創新 「不滿意絕不『下擰子』」

在採訪過程中，「心靜，沉得住氣」是徐秀玲多次提及的詞語。「髮絲繡的製作並不是簡單地依葫蘆畫瓢，你要有自己的想法。在這個過程中只有靜下心來看懂了畫意，你繡出來的東西才會有靈氣。」有人常常對繡工產生誤解，認為她們只是簡單地對着畫片刺繡而已，其實不然，這個過程是一個「再創造」的過程，「每一次落針前都要經過深思熟慮，不同的針法有着不同的韻味，作品不在大小，重要的是得充滿靈氣，每一幅作品在沒有達到滿意效果前一定不會下擰子！」徐秀玲嚴謹地說道。

除了強調在傳統創作中融入靈氣，徐秀玲對「創新」也有着獨到的看法和觀點，在她眼裡髮絲繡與其他藝術形式不一樣，不能盲目求變，傳統的工藝改變就意味着動搖了髮絲繡的根基。倘若想創新可以選擇從題材角度入手，並不一定非要拘泥於中國傳統山水人物，「要做一個生活有心人。」徐秀玲說，「髮絲繡的題材應用可以很廣，用傳統手法詮釋新的內容和題材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她也曾經創作過《玻璃靜物》髮絲繡，「繡品呈現的效果超乎預想，放在工作室不久就被人買走了。」

「學手工是很慢的，畫畫我一天可以畫好幾幅，但髮絲繡十天半月也才練就一幅，再練又要一個周期，這是極其漫長的過程。」或許正是長期以來「要慢，求精」的工作需要，造就了徐秀玲一個平和淡然的心態。談到對髮絲繡和其他繡種的評價時，徐秀玲並沒有對伴隨了自己大半生的手藝進行濃墨重彩的渲染，而是認為「從我們的角度不去評價別人，這些繡種都是中國傳統的東西，都各有各的特色，咱們自己繡好自己手裡的那份活就行。」

## 知之甚少 難以飛入尋常家

近些年來，伴隨着政府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視和保護，魯繡漸漸走出深閨被人知曉，徐秀玲創作的髮絲繡作品也榮獲國內外各種工藝美術獎項。但不得不提的是，大眾對髮絲繡仍是知之甚少，作為濟南特有的繡種，真正見過髮絲繡的濟南人並不多，而目前全國從業者也不過四五人，這門手藝正面臨失傳。

「首先，髮絲在手中都是極易折斷的，就更別提機繡了。純手工製作的話，有的作品耗時長達兩年半，最簡單的繡品沒有十天半月也是出不來的，數量不多，大眾見到的機會自然就少。」徐秀玲又補充道，「最初髮絲繡並不走市場化的路，大多扮演禮品的角色，認知度不高也是可以理解的。」精細異常的工藝技術，難以實現規模化批量生產，這決定了成品的價格不是人人都可以消費的，要想價格被大眾接受就要培養更多的學員。然而，學習髮絲繡是一個長時間的功夫活，不是人人都能「坐得住」的，面臨這樣的尷尬境地，髮絲繡走入了一個惡性循環。

## 髮絲繡「真的不能失傳」

儘管內心對於髮絲繡的前景十分擔憂，但她仍淡淡地說

道「這個東西真的不能失傳，它的確挺好的。」為了讓這門古老的技藝傳承下去，徐秀玲個人出資開班教學，但大多數學員都是出於「興趣」，「技藝的傳承需要的是專職人員，僅僅是感興趣的話很難出精品。」徐秀玲說，「一個好的繡工首先得坐得住，沉住氣，我們學習髮絲繡的年代誘惑少，人能靜下心來，也不用考慮銷路，就是安心繡東西。現在時代不一樣，當下誘惑太多。」年輕人碰針線的很少，能有耐心坐下來堅持住的人就更是少之又少了。而且，想要製作好的作品僅靠時間是不足夠的，還得有悟性，不能忽視天賦在藝術創作中的作用。

談到髮絲繡未來發展的時候，徐秀玲說：「除了製作工藝帶來的推廣難以外，現在對髮絲繡的宣傳其實還是不夠的，人們缺少獲知的途徑，想要了解也沒有渠道。」近些年來，徐秀玲積極參加推廣活動，曾攜濟南髮絲繡進駐世界非遺——盧家大屋，進行魯繡絕技展示，也曾赴台參加「台灣·山東周」活動。「如果以後有機會，也會讓香港的朋友認識了解這一門古老的技藝。」她坦言，「希望能得到更多朋友的支持和宣傳，這麼好的東西失傳了就太可惜了。」



■徐秀玲在髮絲繡工作室與其作品合影。

## 藝訊

# New Light V 《自·修·圖》：香港「九零後」陳匡睿攝影展

光影坊為鼓勵和推動青年人使用攝影創作，自2010年起舉辦「New Light — 青年攝影創作系列」，資助具潛質的新晉攝影師舉辦個人攝影展覽，以發掘及扶助更多本地年輕創作人成長。New Light V 將呈獻優勝者陳匡睿的《自·修·圖》系列：90後年輕攝影師陳匡睿將「快照」加上電腦修圖的效果，人物都被抽離於原有的場景，使影像的空間感被逐一瓦解，迫使觀者質疑影像的真相。

在人人可拍照的年代，Snapshot「快照」好像成了一個貶義詞，暗示相

片缺乏藝術創作意圖。陳匡睿在《自·修·圖》中加入數碼修圖的效果，使相片與一般的快照有所區別。對他而言，攝影把現實轉化成相片已是一個修圖的過程：取景、並列、曝光、「決定性的瞬間」，被他稱為「思想修圖」。陳氏在《自·修·圖》中把相片加上數碼效果，有些模仿塗鴉、街頭藝術，甚至是繪畫的形態，務求把作品潛藏的「思想修圖」形象化。

在這場展覽中，陳氏重新探索了日常生活中拍下的快照，並思考從「快照」到藝術的意義，以及在數碼化的時代中領悟攝影與影像的意義。



## 關於藝術家

陳匡睿，於香港出生成長的「九零後」，現於「薩凡納藝術設計（香港）大學」修讀攝影藝術學士學位課程。陳氏視攝影為走進藝術領域的踏腳石。他深信相片的功能不限於記錄，更重要的是表達個人對客觀現實的主觀判斷。深受 Uta Barth 之影響，陳氏的作品多以探討攝影的本質為主。

## New Light V

## 《自·修·圖》陳匡睿個人攝影展

地點：「光影坊」  
開幕：5月31日 下午6時至8時

展期：6月1日至6月29日（逢星期一休館）  
藝術家講座：6月21日 下午3時至5時